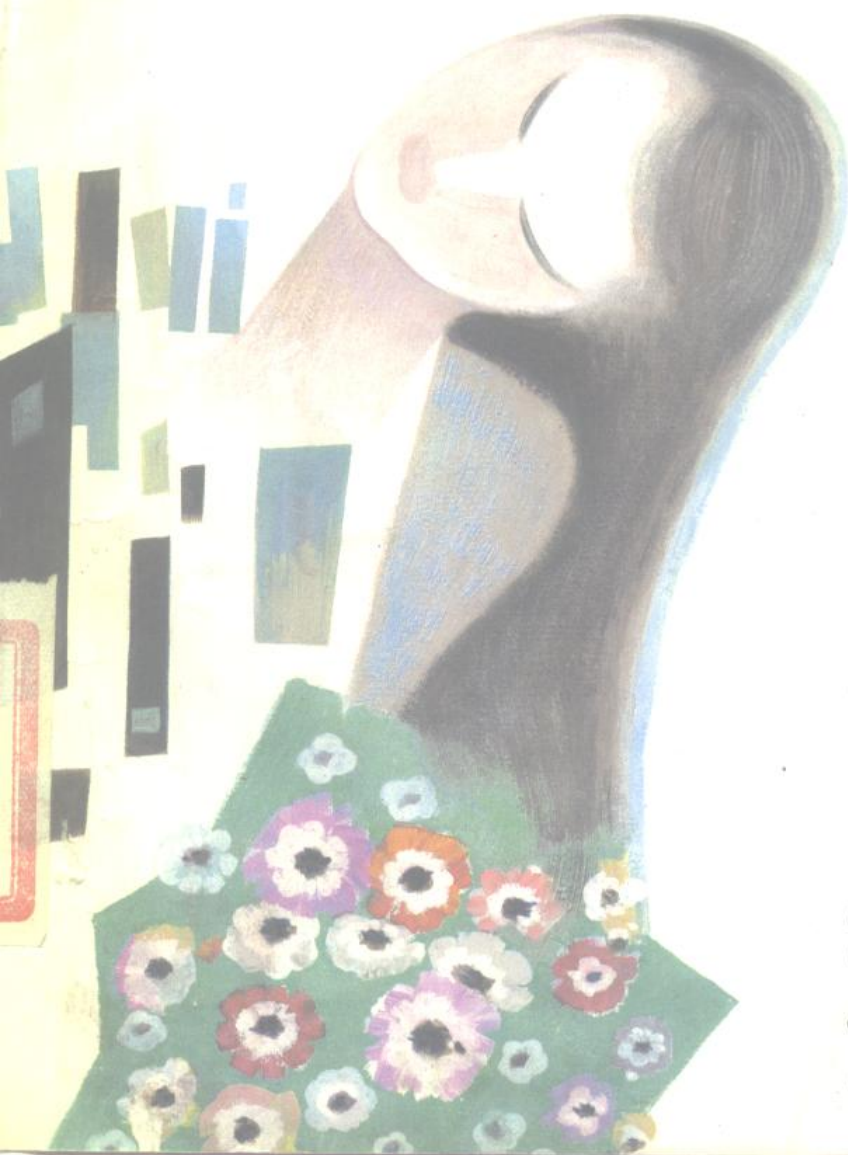


春秋出版社

● 邓加荣等 著

名伶之死



23

名伶之死

邓加荣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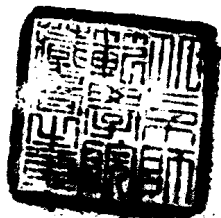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0919

春秋出版社

1987年·北京



1130919

名伶之死

邓加荣 等著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625印张 124千字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0册

ISBN 7-5069-0015-7/G·7

书号:7492·21 定价:1.15元

前 言

在旧中国，有不少著名演员的生活遭遇，本身就是一部悲剧，一部凄惨哀绝、催人泪下的悲剧。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由社会所造成的历史悲剧、时代悲剧。《名伶之死》记述了六位在她各自领域里都已达到堪称一绝的有才气的演员的悲惨经历。浑浊的社会用尽各种卑劣毒恶的手段夺去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因此，《名伶之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历史悲剧录”。通过这些悲剧，可以使人们更加看清那漆黑的年代和吃人的社会；旧艺人所留下的斑斑血泪，就是对那黑暗社会的声声控诉。抚今追昔，新旧对比，能够激励人们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从而更加努力勤奋地开拓新的生活。《名伶之死》中的一篇篇绝唱、悲鸣和哀史，会给人们不绝如缕的沉思。

扼杀才华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长命的社会。扼杀才华的人，只能是一些最没有出息的民族败类。

我们这本书编写时间仓促，人物的选择上常常顾此失彼，材料的取舍上也难免有挂一漏万和舛错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参照了胡沙的《评剧简史》、李再雯的《回忆母亲白玉霜》、郭启宏的《评剧皇后白玉霜》和章力挥、高义龙合著的《袁雪芬艺术道路》等著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邓 加 荣

1986年11月25日

DD-3/25

目 录

前 言.....邓加荣（1）

影星泪.....舒 溪（1）

——记阮玲玉

花落花飞.....邓加荣 王惠君（39）

——记马樟花

评剧皇后与豆腐西施.....邓加荣 武勤英（62）

——记白玉霜

丹桂飘零.....邓加荣（90）

——记筱丹桂

天涯海角觅知音.....徐秀珊 王 彬（127）

——记周璇

香港影后林黛之死.....谢 兴（149）

影 星 泪

——记阮玲玉

舒 溪

1935年3月8日，上海各报以显著位置登载一条惊人的新闻：名倾一时的电影明星阮玲玉服毒自杀！她走完了短短25年的人生历程，留下了20多部各具特色的影片，留下了她那清丽哀婉的形象与幽怨深沉的目光。人们慨叹：这位明星在银幕上多次扮演悲剧主角，而她的一生则是一场更大的悲剧。



万国殡仪馆举行“艺人阮玲玉追悼会”，数十万人为这位女演员送葬，吊唁，灵柩经过之处，万人空巷，观者如潮，惋惜嘘唏声连成片。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愤然写了《论人言可畏》的文章，声讨社会的黑暗，为阮玲玉鸣不平。

阮玲玉是被逼死的。她这是第二次服药寻死。她人生之路虽则短短25年，却是一条漫长、曲折，充满了泪和恨的道路……

穷 家 女 儿

阮玲玉小名凤根，祖籍广东省中山县，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浦东亚西亚火油栈机器部的工人。凤根6岁时，积劳成疾的父亲一病不起。临终，怀着无限哀伤和愧疚，含泪望着他所钟爱的女儿。这在阮玲玉小小的心灵中留下第一幕人生惨剧。她开始思忖，穷人为什么这样命苦？

爸爸走了，只留下妈妈和凤根。为了养活女儿，妈妈四处找工作，为富家当佣人。她不愿让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再远离母亲，想找一家肯容纳她母女俩的人家。

妈妈带凤根找到专门为富家推荐女佣人的“荐头店”。正号店老板也是广东人，对凤根母女相当和气。

“刚好！张公馆上月辞去一个年老有病的娘姨（女佣人），张太太来催过几次，我送了三个都不中意，我送你去试试。”

母亲拉过胆怯的凤根，恳求老板说：

“这孩子是我的女儿，我想能把她带在身边。”

老板显出吃惊的神色：“当佣人哪能带小孩，没有这个规矩！”

陪同前去的好姨妈在一旁相帮说：“老板，我这位好姐妹新死了男人，这母女俩连个住处都没有，你们是广东同乡，行行好吧。你对那张太太说，我这姐妹做事勤快，这孩子不但不碍事，还能帮上忙呢。雇一个娘姨，又送一个丫头，主人又不吃亏又积了德。老板，成全成全吧！”

老板总算答应带凤根母女去张公馆试试。

这张家，清朝在广州是大官宦人家，家资甚厚。辛亥革命以后，这一辈老爷带了金银财物来到上海，靠两“土”发

财：一是大量买进土地，出租收利；二是从事烟土买卖。张老爷在虹口盖了豪华住宅，让太太和孩子们居住，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

阿妈带着凤根拜见了40岁出头的张太太，荐头店老板低声下气地向太太介绍新来的佣人，并代为说情，请太太收下母女二人。

张太太矜持地绷了一会脸，轻声叹口气说：“唉，我这人是个软心肠，看在同乡面上，就让她先试一个月吧！”

自此，母女俩守在一起，也算有个安身之处了。

张太太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张慧冲当时19岁，二儿子张晴浦、三儿子张惠民同在中学读书，小儿子张达民十二三岁，每天由黄包车接送上小学，唯一的女儿整天在家里梳妆打扮。

同凤根年龄相近的小少爷张达民从小受母亲溺爱，他对老师出的算术题十分头疼，但每晚陪着母亲打牌算起赌帐来却又准又快。母亲喜爱小儿子的乖顺，每逢赢了钱都奖给儿子一块银洋，口里还称赞：“小财神，我的小财神。”耳濡目染，赌博在那个小小的心灵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然而，达民毕竟是天真的孩子，有着稚气和善良的童心。同他的姐姐见了凤根就大施威风相反，他见了这位伶俐的小姑娘总是友好地一笑。

一年过去了。凤根每天畏缩在笼子似的小房间里，象一只孤寂的小鸟，眼巴巴地望着遥远的天空。做为一个佣人的女儿，她不能在宅子里跑跑跳跳，甚至不敢唱歌。母亲觉得对不住女儿，孩子不能整天过这种抑郁的生活，她咬紧牙关以自己的微薄收入，送凤根去四川北路一家私塾念书。

凤根读了一年私塾，厌烦了那种老学究式的背诵。她看

见不少同学转到洋学堂读书，十分羡慕。每当路过洋学堂，看见学生们唱歌、游戏、做操，是多么吸引人哪。回到家里，她央求母亲把她转到那个学堂里去。

“我也早这么想”，妈妈会意地告诉女儿，“我已经为你联系了崇德女子学校，只是要住在学校里念书。”

凤根舍不得离开含辛茹苦的妈妈，但象同学们那样转入洋学堂，毕竟是她向往的啊！

“孩子，妈告诉你一句话。张家不允许佣人的孩子念书，我对张公馆说，你被好姨妈接去了，以后星期放假，不要来张公馆看我，有人问你，就说是好姨妈扶养大的，问你阿妈是谁，就说不在了。”说到这里，妈妈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为什么呀？”凤根困惑地问。

“听说学校里念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知道你是佣人的女儿，会欺侮你，还会把你轰走的。”阿妈深沉地说。

凤根哭了。没想到在美好的向往背后，还饱含着不尽人情的屈辱与痛苦。她哭着扑到母亲怀里，表示宁可不上学也不离开亲娘。经妈妈一再劝慰，凤根才渐渐平静下来，同意这不平社会强加的条件。为了掩饰凤根的身份，同时也为庆祝新的生活开始，妈妈给凤根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玉英。

第二天，阮玉英告别了母亲，住进了崇德女子学校。

玉英与同班那些富家小姐有明显不同。玉英穿的是普通布质、色调素淡的裙子，衣服上常有不太明显的补丁。然而，天生丽质的玉英，有着引人注目的明眸秀丽的眼睛和甜甜的酒窝，被公认为最美的小姑娘。那些富家学生在嫉妒之下，常在玉英面前显露奢华与骄横。她们上下学自备包车，

有的租汽车接送。有些由家里姨娘送来饭菜茶点的学生，稍不如意便刻薄地责骂女佣，并指桑骂槐地说佣人“寒酸下贱”，这在贫寒出身的玉英心里留下道道伤痕。

玉英在生活的屈辱中，逐渐理解了妈妈要她隐瞒身世的苦心。她把对母亲的理解与爱转化为奋发向上的意念，努力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辛勤的学习使玉英的成绩拔了尖，尤其在音乐和歌唱方面显露了出色的才华。现在，玉英不仅是一位学业优秀的学生，也出息成一位秀丽、温柔的女孩子。

玉英很少能见到妈妈，这使她更加深了对妈妈的思念和爱恋。尽管妈妈不让她去张公馆，但她还是忍不住寻机悄悄溜进去，见一见妈妈。当她向妈妈喋喋不休地说起学校里的新鲜事和自己的学习成绩时，妈妈那双含着泪花的眼里总是闪烁着喜悦的光彩。

学校里，每年大考结束，都要举办家长恳亲会。校方向家长报告学生学习情况，学生演出各种节目，是学校与家长联谊的活动。学校要玉英准备歌唱节目，并要她通知家长到校。

玉英兴冲冲地捧了请帖溜进张公馆，望着妈妈微笑的脸庞，央求妈妈去学校参加恳亲会。阿妈却连连摇头：“风根，我们以前不是说好了么，家长会，还是请好姨妈去吧。”

玉英多么希望妈妈亲自去学校，亲眼看一看女儿的表演。常言说，“愿将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女儿积在心头的愿望。她准备唱一首《慈母曲》，那是专门唱给母亲的歌呀！“去吧，妈妈……”面对一再恳求的女儿，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妈妈终于点了点头。

学校礼堂张灯结彩，装束一新的阮玉英今晚格外妩媚。她心里怦怦直跳，今天将为妈妈唱歌了。但放眼向场内望去，

前三排家长席上没有妈妈那慈祥的面孔。第三排右边最末一个位置空着，那是妈妈的座位。玉英心里不由一沉，不禁怅惘起来。

妈妈，您为什么不来呢？女儿盼的就是今天哪！你知道女儿的心情吗？

前面同学用英语讲演，玉英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下一个节目该是谈瑞贞风琴伴奏，阮玉英独唱的歌曲了。玉英已经走上了舞台，但眼睛依旧茫然地向台下张望。她觉得有些眩晕，似乎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老师和同学们也为她的神情吃惊，她在寻找、等待什么？

突然，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位置，她看见那亲切的脸庞，啊，我看见妈妈了！妈妈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

她的心豁然开朗，一下子变得镇静从容，甜润的歌音从喉咙里飞出，回荡在家长们的耳旁。她仿佛看到，这声音象一束五彩的鲜花飞向妈妈的怀里。她是为妈妈歌唱，这歌声凝聚着女儿的心和热忱。

家长们热烈鼓掌，阮玉英再三鞠躬。妈妈没有鼓掌，只是偷偷地用袖角擦泪。

演出结束了，玉英匆匆从后台走下去看妈妈。但那位置已经空了，妈妈，悄悄地进来，又悄悄地离去。

“挂名夫妻”

阮玉英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张公馆的少爷们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老大张慧冲在航海学校毕业后，漂洋过海，在日本学会了变魔术的本领，1923年春天，又以其独创魔术吓跑德国大魔术师尼古拉，成为“东方魔术大王”。二少爷和三少爷进洋行工作。只有小少爷张达民不太长进，换了几个学

校，一直留级，但他对阮玉英母女还是那样和和气气的。

“太太丢钱了！”一天，张公馆内响起叫喊声。张太太藏在梳妆台抽屉夹缝里的25块银洋不见了。太太怀疑是玉英妈妈偷去，不由分说，就去搜查她的私人物品。

“我当初发善心收留你，没想到你恩将仇报！我过去也丢钱，三块两块，不挂心上。可这次，你太放肆了！”张太太不问青红皂白地厉声喝斥。

玉英的妈妈强忍下这天大的冤屈与侮辱，低声地说：

“太太，我永生永世记得您怜悯我母女的恩德，想好好服侍您。我怎会做那种事，我没有偷。”

太太令其他姨娘打开玉英妈妈的箱子，从箱子底翻出一个白布小包，里边有十几块银元。阿妈慌忙解释说：“太太，这是我平时攒下的血汗钱。”

太太把银元捏在手里，一一辨认。她丢的是墨西哥鹰洋，而阿妈的银元是“袁大头”。张太太依然蛮横地盘问：“你每月工钱4块，还有女儿，哪有这许多积蓄？”

“太太，我平时省吃俭用，还有逢年过节，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赏钱！”妈妈连忙解释。

张太太紧接着逼问：“那你昨夜私自去哪儿啦？”

妈妈不敢隐瞒，只好说：“到学校看凤根她们演出。”

这下子公开了玉英上学的秘密，太太先火了：“原来偷我的钱养女儿上学，给女儿送学费！”

玉英紧紧护住母亲：“太太，我阿妈不会偷钱，不会……”

主人太太说有，玉英母亲说无，这是不平等的交锋。主人太太面对佣人大施淫威，柔弱的妈妈诚惶诚恐，处在难以分辩的窘境。

突然，从厅外咚咚跑进一个人，边跑边嚷：“钱不是阿英

姨娘偷的，我知道不是她！”

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小少爷张达民。

“你怎么知道钱不是她偷的？”太太惊奇地询问。

张达民回答：“那钱，是我……我拿的。”

“不许胡说！”太太恼羞地制止。

“我昨天回来，向妈妈讨零钱用，你正打牌，输了钱，我不敢要，就进屋拿了。”张达民说。

小少爷的出现与承认，解除了玉英和妈妈的困境。在玉英看来，这个玩世不恭的小少爷倒有一点见义勇为的胆气。

有权势的太太是不会认输的，她依然要显示主人的威风，滥发主人的淫势。

“既然达民说情，这事也就算了，只当我打牌输了局。不过，我不能让这贱人留在我张公馆！”说着，她转身向玉英妈：“你给我滚，我不许你再踏进我的门槛！”

妈妈和玉英绝望了，玉英搀扶着母亲走出张公馆。茫茫大上海，何处是母女俩的安身之所？

她们蹒跚而行，忽然有喊声从后面传来，又是小少爷张达民。

“你们去哪？”

玉英母女默不作声。

张达民说：“我近处有间空屋，先去歇歇脚吧。”

原来，张达民说的是海宁路鸿庆坊一幢石库门房子。这原是张老爷蓄养外妾的小公馆，后来姨太太被张太太逼走，房门便交给张达民掌管，是张达民和朋友聊天打牌的地方。

达民将玉英母女带进房子，妈妈对少爷千恩万谢。玉英却怀着复杂苦涩的心情。如果张达民不偷太太的银元，哪会招来天外横祸？张达民已经十八九岁，玉英对他平时所为略

知一二，她不愿无端受这位少爷照顾。

张达民劝慰玉英母女，并从衣袋里掏出一笔钱。

玉英客气地拒绝：“我们还有钱，也不想在这里长住。”

达民好象看透了玉英的心思，问：

“是不是怪我拿了太太的钱，给你们惹祸了？说实话，我没拿太太的钱。”

玉英吃惊地问：“那你为什么要承认呢？”

达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怕你们受屈，才自己招认的。”接着，他大声说：“如果你们不信，我现在就跪下向老天发誓！”

“少爷！”妈妈连忙拦阻张达民，请他坐下。

张达民不住地用眼光打量玉英，象内疚又似同情，神情呆呆的，给人一种老老实实的感觉。玉英此时真有些感激他了。她觉得，这小少爷也许与其他富家子弟不同，与张太太不一样，虽然学业不好，但心地还是善良的。她想起少年时张达民那天真老实、待人和气的神态。少女的纯真，往往给自己铸成大错，16岁的阮玉英，还是一只不谙世事的乳燕呢！

阿妈的感激，玉英的信任，使张达民感到他有了支配这母女的理由。但是，他暂时在玉英母女面前还是尽力表现得谦躬，甚至向这位自家的佣人称呼起“阿妈”来。

几天后，张达民终于半遮半掩地向阮妈妈提出：“我喜欢凤根，我想娶她！”

妈妈连喊“高攀不上”。但达民表现得那样真诚，母女俩很难拒绝少爷的请求。

达民怕阮妈妈忧虑，一再劝解说：“你们放心，只要玉英同意，太太那边我有办法疏通！”

达民注视着玉英，他暗自赞叹着玉英的温柔与美貌。玉

英低着头，觉得此时只有答应少爷的要求。这是爱情吗？她没有细想过，也毫无所求，似乎并不是她所向往与期待的。难道我命该如此吗？玉英此时只能相信命运的力量。

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结合了。此时，玉英只盼能与达民做一对堂堂正正的和睦夫妻，并期待着达民与张太太疏通，取得正式承认。但达民几次回来都摇头说：“我娘不同意，说等等看。”这就为他们的结合投下了阴影，这阴影是来自张公馆还是张达民本人，纯真的玉英没有多想，只是期望着，等待着。不久，她开始注意浏览报纸上的广告，她不愿张达民掏钱供养，也不忍妈妈再去为人家当佣人。她想找一个职业，自己挑起家庭的重担。

“挂名夫妻，挂名夫妻”，报端的一则广告引起了玉英的注意。这是 1926 年早春 3 月的一张《新闻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拍摄新片《挂名夫妻》公开招考女主角女演员。

是久藏心头的搞艺术的愿望突地被唤醒？还是心理上的某种灵感？玉英把那则百字广告看了许多遍，最后，这位腼腆的少女鼓起了勇气：报考。

这天上午 9 时，当她羞怯、急匆匆地赶往明星公司的时候，明星公司的影片导演、主考卜万苍正为前一天没有选得一位合适的女主角而犯愁。他叹着气，在办公室里巡看本公司女演员的照片，看来看去，没有一位中意的。他出点子公开招考，旨在打破影界的沉闷空气，也为有才华者提供一个表现机会。难道，他标新立异的苦心要落空了吗？

“有人来应考了！”门房的粗嗓门提醒了陷入沉思的卜导演。

阮玉英进门了。卜导演和他的同事一齐把目光集中在这位身材苗条、仪态温雅的姑娘身上。她穿着淡朴素雅，却显

得格外俊俏、丽质，楚楚动人。她眼中透着热忱的光芒，洋溢着温煦深情，她神态沉稳略带几分羞怯。在卜导演看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那种气质，是一个十分有戏的角色。

“请问小姐姓名。”卜导演开始同应考者对话。

“我叫阮玲玉，原名阮玉英”。玉英为投考电影公司，为自己改名“玲玉”，说出来还不太顺口。

“多少年龄？”

“16岁。”

导演与同事感到诧异，这位小姐的仪容、举止不象只有这个年龄，她是一个成熟的、丰满的女子。

“结婚了吗？”导演思考了一下，继续发问。

阮玲玉犹豫了。导演审视着她的神色，阮玲玉不便明说又不愿欺骗，只好小声说：

“我没有正式结婚。”

卜导演有些激动。这样一个女子答出这样的问题，其中必有不便明说的隐情，有其曲折与痛苦。难道她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幸的角色？难道她也是“挂名夫妻”？这实在太巧了。

导演要阮玲玉做各种表演小品。

要她表示欢愉。阮玲玉轻轻把头一侧，嫣然一笑，腮边微现出一个浅窝，甜甜的。流利的目光无限妩媚。这笑，自然合度，发自内心。

要她表示悲伤。但见她脸上笑意尽消，顾盼的双眸，顿时蒙上盈盈泪花，似哀怨悔恨，有怅惘期待，真是愁悲万千。

卜导演欣然地从椅子上站起，大声宣布：

“阮小姐，你考取了！”

阮玲玉是那样欣幸，甚至怀疑自己在梦中，她一下子闯进了电影世界。等待着她的究竟是什么？

她赶忙回家向妈妈报喜，阿妈高兴得满眼泪花。她等着达民回来告诉他喜讯，但达民一连4天没有露面。第4天，玲玉接到了拍片的通知。

拍镜头，上银幕是什么滋味？阮玲玉心中怦怦直跳。化妆完毕，导演才向阮玲玉详细介绍影片《挂名夫妻》的内容。

一对男女指腹约婚，从未见过面。女的聪明俏丽，男的丑陋呆滞，新婚之夜，女的痛苦万分，暗自伤心，成了一对毫无爱情的挂名夫妻。后来妻子生病，丈夫却尽心照料，等到妻子病好，丈夫却染病身亡。女的十分悔恨，誓不再嫁。阮玲玉的第一组镜头，就拍新婚之夜的悲伤与痛苦。

阮玲玉做了一些表演准备，但等导演下令“开拍”时，在那令人眩目的炭精灯下面，她失去了常态，第一次拍片完全失败了。

她慌慌张张逃出明星公司摄影棚，觉得当电影演员的幻梦破灭了。没想到回到家里，张达民带来了噩耗：

“我，我父亲前天中风死了。”

张公馆的葬事，妈妈觉得阮玲玉应该去参加。她认为，虽然达民与玲玉尚未正式拜堂成亲，可总是张家媳妇嘛，做小辈的应该吊孝、守灵。

“我能去吗？”阮玲玉胆怯地问。

“当然要去”！达民好象成竹在胸。

大户人家死了老爷，儿女们往往在治丧之时为争分遗产吵得难解难分。阮玲玉随达民一进张公馆，就觉得火药味压抑了悲怆气氛。张太太正在斥骂和驱赶一帮姨太太。

阮玲玉只想尽晚辈的礼节，她合着手掌，在灵台边弯腰